



文保档案

罗城古建筑群,位于犍为县罗城镇,于明末崇祯年间开始修建(1628年),整体成形于清代,是川西南地区特有的古建筑群,于2007年被列为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2018年被评为国家AAAA级景区。

罗城古镇

山顶一只船

■记者唐诗敏文马锐图

罗城古镇曾经是地处边陲的军事要地,故又被称为“罗城铺”。整个古镇坐落在一个椭圆形的山顶丘陵坡面上,俯瞰形如船状,呈东西走向,故古镇主街名为“船形街”,又称“凉厅街”,喻为船身主体;船形街中部的戏台喻为船舱;古镇内的清真寺喻为船头,灵官庙喻为船尾。

罗城古镇,从三百多年前走来,与来自五湖四海的百姓相遇。她因形如巨型船只而举世瞩目,有人将其形容为“山顶一只船”“云中一把梭”,亦有人将其喻为“中国的诺亚方舟”。而对于世代繁衍于此的居民而言,罗城古镇,不过是岁月静好中的一杯香茶,一张木桌,一副棋牌,一段龙门阵……

形如“巨型长舟” 是刻意为之,还是历史巧合?

未临河,却成了远近闻名的“旱码头”,还建成船状,长久以来,罗城古镇的“身世之谜”为人津津乐道。

据《乐山简史》记载,自明代中后期至清代中期,乐山以州府县城为中心,兴起了大量工商业场镇,其中,以盐、煤开采为主和工业原料、产品贸易为主的场镇脱颖而出。

恰好,罗城古镇周边地下资源丰富,盛产煤、盐、铁等,因此吸引了北至成都、市中区,西至沐川、马边、雷波,南至宜宾、泸州的客商。如此,“旱码头”罗城古镇迎来了兴盛繁荣。

那么,这一只“巨型长舟”又是从何而来呢?虽难以溯源确切的修建缘由,但罗城古镇的民间故事还是有很多版本。其中,最广流传的说法是,明崇祯年间,有个张秀才来到镇上,他诧异地发现,茶客们一个个唉声叹气,临时时还把茶碗里的水喝得一滴不剩,便向邻座的一位老人打听缘由。

老人叹息一声道:“这镇上缺水呀!”张秀才沉思良久,念出四句口诀:“罗城旱码头,客商难久留。若要水不缺,罗城修成舟。”

众人信以为真,不禁齐声赞同。当

地乡绅应邀筹资,费时近3年,才将旱码头修成船状。自此,罗城古镇风调雨顺,不再因缺水而困顿,人丁兴旺。

然而,出生于罗城古镇的王洪却不这么认为。“小时候,古镇上的乡亲们饮井水、产井盐,生活富庶。”王洪侃侃而谈,“古镇修成船状,且朝西,应是祖先为了教育子孙后代,渡人一心向善。”

犍为学者段中济则从历史变革中出发,再给解释:“明末清初之际,张献忠屠蜀,川内人丁萧零。清代,来自湖北、湖南、广东、江西等地的大量移民涌入四川,自然也来到了罗城古镇,大家在镇内修建起围屋,安居于此。围屋形状繁多,而罗城古镇恰好形如船状。”

记者发现,引人入胜的罗城古镇除了古朴雅致的建筑群,还有极具看点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麒麟灯。

麒麟是传说中的动物,外形独特,有龙头、鹿角、马蹄、牛尾,身有五彩鳞片。据考证,麒麟灯非川内本土文化,罗城古镇兴盛一时的麒麟灯文化大概率是清代“湖广填川”的后期,由广东客家移民带来。兴许,麒麟灯从文化角度佐证了段中济的研究。

历经“大风大浪” 传承与保护,是恒久命题

罗城古镇的核心区是船形街,街头两头窄、中部宽,长度209米,最宽处9.5米。记者游走在古镇中发现,自上节街开始,茉莉绿茶的清香萦绕四周,百姓们围坐在小方桌上,或玩着“贰柒拾”“点点红”,或摆起龙门阵,或抽着叶子烟晒太阳……镇上理发店、皮鞋店、小餐馆难计其数,尤以茶馆居多。熙攘人群中流淌着古镇的静谧,将时间的流逝悄然隐藏。

如果未曾悉心留意,很难发现,如今川味十足的罗城古镇,是个实打实的移民文化聚集地。

犍为学者李平清曾撰文《罗城“三宫九庙”》,指出移民在罗城古镇修建了自己的同乡会馆,如南华宫是广东移民的会馆,禹王宫是湖广移民的会馆等。

“的确,罗城古镇修建的初衷就是要发挥围屋的作用。”段中济回应:“古镇过去曾有四道闸门,每到夜晚,闸门关闭,便可起到防盗匪的作用。”

即便已然设防,但罗城古镇还是未能躲过历史的风浪考验。据《犍为县志》载:“清朝咸丰九年(1859),清政府派兵到罗城镇镇压‘李蓝起义’,误认为起义军头领藏匿在南华宫内,火烧宫殿房舍。光绪五年

(1879),培修被烧毁的大殿、厢房及戏楼。五年后(1884年),一场雷雨洪水,南华宫正殿垮塌,至民国年间逐渐颓败……”

罗城古镇,是西南区域建筑文化的艺术品,是百姓栖息安居的一隅,是乐山文旅发展的重要一环,保护她,任重道远。“由于古镇以木质建筑群为主,因此防火任务艰巨。”犍为县文物管理所所长冯春娟介绍,现在,官方定期对古镇建筑进行维护,且在镇上设独立的消防站,并有专人巡逻,实时排查消防隐患,努力保护古镇。

“古镇每逢节假日及正月十五,或有川剧演出,或举行麒麟灯会。随着文旅复苏,近期古镇更是热闹,每个周末游客达上万人次,尤以成都游客居多。”罗城镇规划与建设办副主任王海莉高兴地说。

就在本月,罗城古镇绕城旅游公路项目即将完工。届时,仁沐新高速罗城高速出口连接罗城古镇游客中心的道路将变得更加宽敞整洁,道路风貌焕然一新。此外,还增设了罗城古镇牌坊,亟待成为罗城古镇的地标性建筑,整个古镇的旅游接待能力将再次升级。

画家笔下的峨眉山

赵少昂:

峨眉云海 雄秀兼至

■郭明兴

赵少昂(1905—1998),字叔仪,原籍广东番禺。年幼家贫,以做工谋生,业余自学绘画。1921年入高奇峰办的美学馆学画;1925年在广州创办岭南制版所;1930年设“岭南艺苑”,从事绘画教学;1937年任广州市立美术学校中国画系主任;后因抗战爆发移居香港,继续开设“岭南艺苑”。曾被聘为重庆中央大学及国立艺专教授,广州大学美术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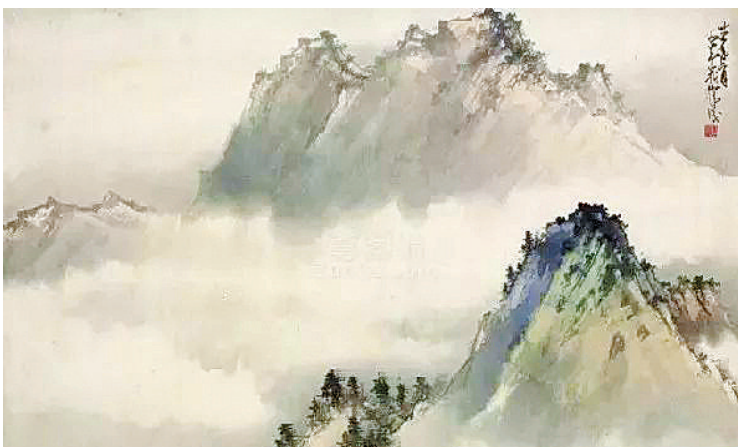
上世纪30年代始,赵少昂就在欧亚美及大洋洲等地举办画展数十次,其作品多次在比利时万国博览会获奖。先后出版有《少昂近作集》《少昂画集》《赵少昂画集》,著有《实用绘画学》。

赵少昂继承“岭南画派”的传统风格,主张“融汇古今,折中中外”的艺术宗旨。他擅长花鸟画,徐悲鸿曾赞誉他为“中国花鸟画第一人”。他也兼画山水,山水画特别注重对自然的观察,表现山水的生气与活力,追求形神兼备,以绝妙景致取胜。

《峨眉云海》是赵少昂1945年的作品。此画布局通灵,笔墨简练。以平远兼带深远的构图形式,着力描绘峨眉云海的景象。云海,

为峨眉山著名的四大自然景观之一,峨眉云海浩瀚无际,云腾雾绕,峰高云低,宛若仙境。近山以水墨皴染山体,浓墨点绘山树,以墨的浓淡分出林木的疏密远近;再用轻盈的线条勾画朦胧远山,以柔润的淡墨绘出秀美的峰峦。画面上,远近山之间是大片的留白,此乃山下翻涌的白云,缥缈多变,神奇莫测。白云之上露出青葱的峰峦,犹如一座座绿色的孤岛,呈现一派静谧、清幽的气息。著名诗人赵朴初“天霁霞衣迎日出,峰腾云海作舟浮”之诗句,正是赵少昂笔下这一绝妙景致的写照。

赵少昂是“岭南画派”的杰出代表,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享誉海内外。1982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赵少昂画展》,原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吴作人为其画展撰写前言,题为《岭南巨匠》,并在《人民日报》发表。此文对赵少昂评价极高:“俯瞰山川品类之繁,内极感情,外周物理,自立风格。他创以硬毫刚毅之笔,溢不阿之情;而于刚直强倔之中,蕴藉温婉,韵而不靡,工而不诡,雄秀兼至,格调双谐……最为人所珍爱。”这段精辟的评语,是对赵少昂艺术成就的肯定,也更加彰显了大师作品的弥足珍贵。



赵少昂《峨眉云海》

资料图片

盖碗



茶

让非遗“活化石”融入现代生活

■李忱阳

辽宁开展2023年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进社区公益惠民活动;安徽发布“非遗主题旅游十大精品线路”,推动非遗与旅游深度融合;广东举办粤港澳大湾区工艺美术博览会,非遗精品力作精彩亮相……近期,不少地方围绕非遗推出一系列具体举措,促进非遗开发利用,助力非遗活起来、火起来。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明绵延传承的生动见证,是增进民族团结、维系国家统一的重要基础。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有利于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也能更好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

前不久,文化和旅游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公布2022年“非遗工坊典型案例”,66个“非遗工坊典型案例”涉及纺织染织、食品制作、雕刻塑造等多类非遗项目。“定瓷烧制:让传统技艺成为致富手艺”“苗绣:绣出就业致富新生活”“洛南草编:小革编闯出大市场”……一个个案例,既彰显着非遗的独特魅力,也启示我们,非遗是有生命力的“活化石”,完全可以融入现代生活。

非遗往往与现代生活有一定距离,如何让其融入更多人的日常生活,正是激发非遗内活力的重要课题。一方面,保护好、传承好才能利用好。只有在加强非遗保护的基础上,深入挖掘非遗的文化内涵,才能更好找到与现代生活的连接点。另一方面,利用好的关键在于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从推动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到利用非遗资源进行文艺创作和文创设计,再到建设非遗特色景区,坚持守正创新,促进合理利用,才能让传统技艺重焕光彩,进一步发挥非遗服务当代、造福人民的作用。

让非遗融入现代生活,关键在人。厚植人才沃土、传承后继有人,这既是全社会的深切期盼,也是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非遗的重要基础。目前,我国已形成以国家级、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为引领,地市级、县级传承人为骨干,一般传承人为基础,梯次合理的非遗传承人队伍。下一步,还应持续完善人才培养体系,推动非遗学科专业建设,鼓励传承人参与院校学习和企业生产,提升创新创造活力和传承发展能力。